

# 《廣東粵方言概要》地圖繪製的理論收穫與不足\*

甘于恩 賀敏潔  
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

## 一、緒 言

《廣東粵方言概要》是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的重點項目，由詹伯慧教授主持，工作時間自1996年至2000年，2001年結項，2002年7月由暨南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廣東粵方言概要》(以下簡稱《概要》)是廣東粵方言研究的階段性總結，也是《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三卷本)等相關粵語專著出版後的又一成果。由於有前期成果的支持，《概要》材料豐富，分析周詳，尤其是從面上反映了廣東粵語的整體特點，對廣東粵語做了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理論研究。

《概要》還繪製了66幅方言地圖，這也是增加其學術分量的一項內容，這項工作由本人負責。繪製方言地圖，引發筆者對相關理論問題進行思考，現闡述於下，以就正於高明。

## 二、廣東方言地圖繪製的回顧

廣東語言地圖繪製，最早可上溯至19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科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朗文出版公司)，該地圖集的B13圖為「廣東省的漢語方言」，但嚴格地說，此圖只是廣東漢語方言分布示意圖，而非方言特徵示意圖。而且可能由於素材的缺乏，《地圖集》並無單獨的「粵方言分布圖」，這也是該地圖集的缺陷之一。

最早以地圖形式揭示廣東方言特徵的，是十二年前出版的《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一書(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該書共收取42幅地圖(其中第一幅為方言點示意圖)，根據《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和《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廣

---

\* 本文在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十一屆學術年會論文(2001年10月，陝西西安)宣讀，此次發表，作了若干刪改。

東人民出版社，1988）二書的材料，選取珠江三角洲地區粵（25點）、客家（5點）、閩（1點）三大方言比較有典型性的語言特徵予以繪製（其中語音圖20幅，2-21圖；詞匯及語法圖21幅，22-42圖）。《綜述》的方言特徵圖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盡管條目的設置還不盡合理、充分，繪製的水平也較差，但畢竟為以後的同類工作提供了一些經驗，開先之功不可否認。張振興先生認為《綜述》的地圖「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方言所持有的語音、詞匯、語法三方面的特點，都概括地反映了出來」<sup>1</sup>，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1992年起，省港兩地的語言學學者再次合作，開展「廣東省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粵方言調查研究」，該項目被列為「廣東省社科八五規劃重點課題」。1994年，《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出版，該書第五章為「粵北地區十縣市粵方言特徵分布地圖」，專就10個粵語點繪製了45幅特徵圖，其中語音圖21幅（1-21）、詞匯及語法圖24幅（22-45）。由於地域面較狹小，方言種類單純，所以反映的語言特徵相對更集中、更有代表性，繪製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和《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一樣，條目的設置仍不盡人意，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語法特徵沒有反映出來（如完成體、進行體等），使得本書地圖的整體質量受到局限。

1998年，《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粵北》）的姐妹篇《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粵西》）出版（暨南大學出版社）。該書的第五章為「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特徵分布地圖」，收錄68幅方言特徵圖（語音特徵圖22幅，詞匯及語法圖46幅），從數量來說，是有史以來最多的。這部份地圖由伍巍教授負責繪製，參考前二書，在條目設置上作了些改進，質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最明顯的是增加了反映語法特徵的條目，如36及37圖顯示動物的性別，56圖反映持續體，57圖反映完成體，58圖則體現動作的結果：圖例比較清晰，特徵的表述也簡明扼要。

最近的成果則是本文要重點討論的《廣東粵方言概要》的方言地圖部分。從地圖的數量而言，《概要》略少於《粵西》，為66幅，但從反映的方言點而言，《概要》則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共47點（珠三角25點、粵北10點、粵西10點、新增2點，即廉江、信宜）。因此，《概要》中方言地圖反映的全面性、整體性及區域分布性乃遠遠超出以往的任何一部粵語專著。

### 三、《廣東粵方言概要》方言地圖的理論收穫

繪製《廣東粵方言概要》的語言特徵圖，筆者覺得有如下幾點重要的理論收穫：

1. 作為一個合作項目，要使得項目順利開展並取得最後成功，合作者之間必須摒棄

1 張振興《蓬勃發展中的漢語方言學》，許嘉璐等主編《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178-179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一版。

私心、密切配合，互相提供材料。在這點上《廣東粵方言概要》的主編詹伯慧教授有深刻的體會：「要順利完成規模巨大的方言調查研究項目，一定得組織起一支業務能力過硬，能夠吃苦耐勞的學術隊伍。這支隊伍的每一個成員都應有鍥而不捨的精神，團結協作的精神。……這次編纂《廣東粵方言概要》，前期就曾因為隊伍的組建不夠好，團隊精神未能很好發揮，以至一度工作停滯不前，耽誤了不少時間。」<sup>2</sup>

作為本人負責的這一部分，如能順利完成，當然有利於從地理上了解語言特徵的分布，給方言分區及理論總結提供直觀的材料。因此，語言特徵圖繪製完畢後，便複製一份交予主編，為前面概論部分論及粵語的分區提供了一些參考和線索。另一方面，地圖的繪製，則有賴於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沒有材料，地圖繪製可謂寸步難行。在這點上，負責廉江點調查的鍾奇博士和負責信宜點調查的王建設教授皆大力支持，無私地提供了他們的調查材料，保證了語言特徵圖能準確地反映語言事實。

2. 方言地圖的繪製，是對階段性調查成果的高度濃縮。因此，對於前期和同期的研究成果，必須瞭如指掌、準確把握，這樣歸納出來的地圖條目，才能反映方言特徵，也才能具有理論的啟發意義。我們在繪製珠類三角洲方言地圖時，由於沒有現成的個案可供借鑒，結果設計的條目、符號的內容標示，都不太理想，如「疑母今讀」、「熊字的聲母」、「動物的性別」、「明天」以及一些有粵語特色的動物名稱，都沒有設立條目。在以後的幾種方言地圖中，我們便很注意總結得失，從理論上逐步提高，也注意反映本片調查成果的特殊性，例如《粵北》便增加「精、知、照三組聲母分合」這一條目（而三角洲地區方言則只合為一組，無必要列條目），增加了表領屬意義的「我的」條目，刪去「古清音聲母是否混入去聲」這一四邑話的特點；《粵西》也增加了「流深臻三攝見系細音聲母文白讀對比」、「效攝流攝一等字韻母對比」、「山攝見系開口一等字韻母讀音」、「宕江攝常用字韻母文白讀對比」等條目。到了《概要》，我們更是注意對上述幾種地圖進行總結，取長補短，既注意設置的條目有較廣的覆蓋面（如「古透母今讀」專為四邑片設置）、較強的科學性，也注意條目的典型意義和簡潔性，刪去一些對方言分區意義不大的條目（如《粵西》的30圖「鋤頭」、31圖「黃豆」）。

3. 方言地圖的繪製，是從宏觀上審視、瞭解方言特點的重要手段。以往的粵方言地圖繪製，儘管也做了一些基礎工作，但存在的不足亦很明顯，就是局限於所調查的區域（如珠三角、粵北、粵西），各片各自為政，只能反映本片的特點，片與片之間缺乏聯系，整體特徵無法凸顯出來。把47個粵語點統合起來繪製，粵語整體的特點、各片的下位特點、片與片之間的異同，往往顯現得十分清晰。例如第2圖「古全濁聲母今讀」，《粵北》和《粵西》都有類似的條目，但未加比較，顯示不出甚麼意義，而在《概要》的地圖中，

2 詹伯慧《關於〈廣東粵方言概要〉的編撰》，45-46頁，《中國語文通訊》57期，2001年3月，香港。

我們可以發現，「平仄聲均不送氣」這一特點，集中在粵西西江以北的德慶、南豐、廣寧、四會、懷集諸點，以及粵北的連山、連縣、陽山三點，這些點地理上是連成一片的。也許這一特點可以為將來更科學的粵語分區提供理據。類似情況還可舉第15圖「流、深、臻三攝見、群母開口細音今讀」為例，粵語大部分讀為k(k')，但在粵西、粵北部分點有些例字讀ts(ts')，像德慶、南豐、廣寧、四會、懷集、連山各點皆是。如果聯系2圖的情形，也許這些特徵在方言分區理論上具有特殊的意義。此外，第20圖「咸攝韻尾今讀」在地圖上也顯示出小片的方言特徵，值得注意。

4. 方言地圖的繪製，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精細工作，必須精益求精、反覆核對，來不得半點浮躁和大意。《概要》從空白底圖的描繪、確定，到最後一張特徵圖（「沒考取」）的完工，前後花費了逾四個月的時間，平均一幅圖費時兩天。一幅地圖的繪製，通常要數易其稿，有時就因一個點的方言特徵，需增加符號和相應的內容，整幅地圖便只好另行重繪。因此，方言地圖高質量的製作，既是對繪製者從總體上把握學術材料能力的考驗，也是對繪製者技巧、細心及耐心程度的考驗。表面上看，這只是一項技術工作，但從條目的設置、符號的選擇、符號內容的表達，卻頗能反映繪製者理論水準的高低。

由於對地圖所本材料採取認真對待、細心甄別的態度，對於存疑的語料，我們寧肯花時間核實、延緩完成時間，也不願意匆忙落筆、應付了事，結果發現了原始材料一些不確之處，經過重新調查後採用了最新的材料，保證了方言地圖的科學性和嚴肅性。例如，四邑方言人稱代詞的複數形式普遍採用內部屈折（變韻或變調），但我們在繪製第56圖（我——我們）時，卻發現恩平話的第一人稱複數為「我喊齊」[ɣua31 ham33 ts'ai22]，是詞尾標誌，值得懷疑，經多番核實才弄清，原調查者提包括式的說法（我們大家）誤為複數形式，而真正的單複數對應是「我」[ɣua33]和「我」[ɣua21]，方言地圖據此作了糾正。這也說明，在方言地圖與原材料的關係上，繪製者不應處於完全被動的位置上，當發現問題時，只要證據確鑿，應該主動予以更正，以保方言地圖的可靠性。

#### 四、《廣東粵方言概要》方言地圖的不足

當然，《概要》的方言地圖完成後也發現不少遺憾之處，尤其是方言點多、特徵複雜、符號繁多、製作周期長，都使《概要》出現一些理論和技術上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 方言調查材料的完備準確是保證方言地圖具備高質量的基本前提。然而《概要》所本的幾部著作，在原始材料的提供上質量參差不齊，影響了地圖的質量。《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收錄詞條為1401，《粵北》和《粵西》的詞條都是1248，《詞匯對照》所收的詞條最多，不少《詞匯對照》的詞條在《粵北》和《粵西》中皆被刪去，也就是說，有些說法在

粵北、粵西找不到相應的形式，如《詞匯對照》有「怎樣」這個非常富粵語特色的條目（粵語多數說成「點」或「點樣」），但《粵北》和《粵西》沒有「怎樣」條，雖然珠三角各點材料齊備，我們也無法為方言地圖設立這個條目。這種情況使得我們在篩選條目時只好忍痛捨棄許多富有方言特色的材料，因為從地圖繪製的要求來說，47個點只要有1個點的說法不詳，其他46個點的材料都只得放棄，我們不能在地圖上標示「說法不詳」或標以相應的符號。

這種情況說明在調查開展之前，我們的準備、統籌工作做得不夠，調查提綱條目的完整性、科學性還比較欠缺，即使是詞條收得最多的《詞匯對照》，仍有一些重要的條目失收，如「人家」、「難道」、「辦法」等，而收了一些沒有地方特色的詞條（如「蛇」、「獅子」、「辦公室」）。調查材料的限制令繪製者頗感為難，這使得本方言封廔孫現先天不足、畸重畸輕的情形，突出表現為語音圖較多，而語法圖太少，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在開展調查時沒有系統地擬定語法條目，調查者自然調查不到相應的內容，到了繪圖時發現已經太晚！

另外，方言地圖的質量也有賴於調查材料的準確性。雖然我們在繪製時做了一些糾偏的工作，但是問題依然存在，由於繪製者的判斷能力，有些偏差並未意識到，如果予以採信，則可靠性便應打折扣。

2. 在繪製地圖之前，必須擬訂一套切實可行的體例，從理論上來指導工作方向、調控細節，確保方言地圖的高質量。這也是本方言地圖完成後繪製者得出的深刻教訓。「凡事預則立」，事先預定細則，將保證條目設置的合理性、採用符號的前後一致、繪製技術的圓滿實現。《概要》雖然也列出體例，但體例並非完全是繪製前訂立的，有些是邊繪邊訂，有些是繪完才總結出來的，這樣這些條例的前瞻性和完整性就不夠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圖的質量。

例如，《概要》的方言地圖採用注文形式，這是輔助說明圖例、簡化地圖特徵的好辦法，但由於事先沒有對注文的編碼形式作出規定，結果40圖之前用數字帶圈的形式（即①②等），41圖之後則不帶圈（即1.2.等），後來發現這個情況，卻由於技術上要付出一定代價而維持原狀。

《概要》地圖體例上的問題突出表現在，由於繪圖之前並不完全掌握每圖的方言特徵，往往是在繪制時才發現新的方言特徵，結果不但造成返工，也造成符號及說明的排列凌亂，影響了地圖的美觀和讀者的有效閱讀。像40、46、60、61、62等圖（其中62圖注文還與眾不同地放在左邊），技術上都應歸入失敗之作。

3. 從某種意義上說，《概要》的方言地圖還是屬於傳統的手工製作，只不過利用了較發達的複印技術，在空白地圖上貼上地名、複製成底圖，然後在底圖上描劃，因而從專業的繪圖角度來說，有不少缺陷、甚至失誤。比方我們所用的繪圖工具就不夠專業，加上符號細小，手工繪製十分困難，稍微不慎，就畫得不夠筆直，造成標示方言特徵的符

號欠清晰、整潔，像白圈內加橫、豎、交叉、十字等，都畫得不夠美觀(如19、27、34、36、37、48、53、55等圖)，採用的符號也不夠簡潔(如40圖標示「門地交」和「門交／地交」的符號；55圖開平赤坎標示「乜誰／阿誰」的符號)。

實際上，現在電腦技術相當發達，地圖採用符號完全可以借助電腦裡面現成的符號，以減少人工繪製的失誤。這點製者在後半段也已意識到，並實際採納了不少這類符號，如◎◎®◎，或在○中套入其他符號，如★☆+△等，但由於沒有事先進行規劃，因此在符號的採用上，顯得前後風格不夠一致(尤其是從56圖起的後10幅，所用符號與前面很不同)，但因返工涉及大部分地圖，要花費較長時間，對整部書稿的完成造成影響，所以只好保留了這種符號的矛盾風格。這一教訓也是深刻的。

## 五、餘 論

筆者近十幾年來，參與多種方言地圖的製作，上述方言地圖出現的問題，筆者要負主要責任。但通過實際的操作，也有不少體會，作為本文的餘論，大膽提出，希望引起方言工作者的注意：

1. 方言學界應該提倡實事求是、唯真理是從的評論作風，更要提倡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老實說，近年來語言學界(包括方言學界)不乏對一些重要的論著進行評論，但這些評論大多揀好的方面說，贊譽之辭貫穿全文，即使談到不足，也是三言兩語、不痛不癢地在文末提及，形成學術界評論文章「優點一大堆、不足三兩句」的八股格式。至於作者本人認真自我剖析、作大膽自我批評的評論，更是罕見。這當然跟我國目前的學術體制密切相關，也跟中華文化唯名人是尊、為賢者諱的傳統有關。但這對於學術的發展和進步絲毫沒有好處。筆者願以本文作為一個實例，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理性的自我剖析，是否客觀、準確，還有待讀者評判。

2. 方言學界應該注意對方言地圖繪製理論進行思考和總結。建國以來，漢語方言學者繪製了不少頗具學術價值的方言地圖，像《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收入地圖43幅，揭示蘇、滬方言的語音、詞匯特點；《昌黎方言志》(科學出版社，1960，10幅)、《當代吳語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50幅)，甚而出版了專門的方言地圖集，如葉祥苓的《蘇州方棄地圖集》(龍溪書舍，1981，東京)。但是，從理論高度總結方言地圖繪製的文章還太少<sup>3</sup>，這就造成了地圖繪製實踐與地圖繪製理論研究的相互脫節，又反過來限制了地圖繪製水準的提高。舉例來說，方棄地圖特徵的確定、圖例(符號)的選用、前後

3 陳章太、詹伯慧、伍巍《漢語方言地圖的繪製》(《方言》2001年3期)是從宏觀上回顧、總結漢語方言地圖繪製的論文，但具體的技術性問題涉及得不多。

圖的關係、特徵的表述、片與小片的關係在圖中的表述，等等，都極需好好研究。假如我們在每一次方言地圖繪製後都能做有針對性的理論總結，反思不足，相信有些偏差在下次繪製時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目前這樣的理論總結還甚難見到。

3. 方言工作者應該盡量利用電腦技術，實現地圖從手繪到電腦繪的轉變。現在的電腦技術可謂日新月異，只要材料可靠，運用先進的繪圖軟件或掃描儀，製作精美的方言地圖應不是難事。可是方言工作者中能利用這些軟件來繪製方言特徵圖的還比較少見，基本上還是沿用手工操作的老套路(包括筆者本人)，這樣繪製出來的地圖質量便可想而知，不但沒有色彩，缺乏層次感，而且技術上也完全無法跟電腦製作同日而語，線條、符號、畫面皆難以臻於完美。值得欣慰的是，現在已有一些方言論著採用電腦繪製地圖，如錢曾怡先生主編的《山東方言研究》所附方言地圖，效果較以往有明顯的提高；曹志耘主持的「漢語方言地圖集」項目，也準備採用先進的繪圖軟件來繪製條目，這對漢語方言地理學的發展將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